

地址：青海西甯西川徐家堡大路南

到民間來

通訊處：青海西甯鎮海堡郵務信櫃轉

第七十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元月廿七日

目錄

△本報緊要啓事	笑僧
今年的年成	笑僧
蓮花池裏	笑僧
我可恨的幾點	笑僧
雲夜有感	雲卿
風雪中	雲亭
除草	中先
天國	鍾世隆

本報緊要啓事

逕啓者：本社近因整理內務，停刊多日，殊深歉仄！茲已各項就緒，自本週起，照常發稿，此啓。

今年的年成

笑僧

在外行！非農家的眼中，今年是一個豐收大有年，其實，今年的年成，是一個不好暗年成，因為事實是這樣：

「往年我們家裏全家老少，冬衣換得新新的；而且，除一切開支外，連同還債，幾個倉子裏食糧，盛得滿滿的。今年呢，冬衣是將將就就的穿，債還沒有償，各個倉子裏沒有一顆兒糧，不知糧食那裏去了。」
「我租種旁人的二斗地，共收了七斗麥，除種子及租糧共四斗外，儘餘三斗，再除應納糧草及差徭外，倒貼賠了十二元，所以我把所租的地，退還原主。」
上面兩段話，是兩個農民對我說的，前者為一個

小康之家的家長說的，後者為一個年近古稀的老頭兒說的。並且，他倆是我的隔壁鄰舍，我確乎知道他倆的話是不假一分。

我們看了上面這兩段談話，追尋其所以然，有下列幾點為其成因：

一收成過小——今年的莊稼，在表面上看來，確切是過勝往年，但因在正出禾穗的時候，一連九日的霏霏霪雨，致禾穗未能出齊，（按出禾穗時，是不要雨，切需日光。）儘出了十之五六而已，故苗稼雖好，而收成實小。

二糧價低廉，物價過高。——青海農民的生產，儘糧食一項，所以農家一切開支，均以糧食代錢，而農民所需要之布疋，又不得不以糧易布。但，布價過高，糧價低廉，每一疋永吉布之值，竟達五元以上，而糧價小麥每石，儘十六元之值。一寒因換冬衣而用三疋布，即出付小麥一石。更姑毋論其他貨物。

到民間來

三……

由這幾個成因，於是乎形成了青海農村經濟之大形破產與特別衰落。那末，今年的年成，是不是一個豐收大有年？

蓮花池裏

二二，一二，一〇，於徐家堡。
續 笑僧

啊！無字之雅詩，還沒有讀出口來，生命之悲歌，却湧上心來！

自憐身世，
僕僕風塵裏奔波波，

自泣生命，

花花世界中坎坎坷坷，

就這樣，

將將就就，

奈奈何何，

消受了客窗風月幾多？

「我不是徑道，

更不是英雄，

度七尺軀，

也是一個大國民！」

「拚這腔鮮血，

拋這顆腦瓜，

豈不聞！

割了頭去盤大的一個疤！」

「哈哈！

大國民能幹甚麼？

要個盤大的疤兒作什麼？

割了頭，

能不能長一個盤大的疤？

只恐怕，

連個小疔甲也長不下。」

自己又將自己問住了，接着，又大唱連環套。

七 沒聽懂他的話

從同生火柴公司出來了一個約莫十七八歲的後生，盤頭垢面，狼狽十分，也怪我嘴長。

「那裏去？」

「拉兵去！」後生答了。

「誰叫你拉兵去？」

「就是我拉兵去！」語氣有點強硬。

「那裏還有你拉的兵？」

「不是的，是要到切火柴幹的「那邊去」的。」指着

說了，一面急忙走去。

哈哈！原來是一個四川人，把「那」字讀作「拉」字

，把「邊」字讀作「兵」字，哈哈！「拉兵去，」「那邊

去。」哈哈！給人家恥笑了去。

八 忘記了天晚

就這在裏留戀，就在這裏盤旋。留戀，盤旋，忘記了天晚。踏漏羣英歸去也已是黃昏時分，已是關了城門。

我可恨的幾點

德卿

二二，一二，一四，回憶於西寧。

瑞雪不住的飄揚，冽風颯颯的侵擾，大地的一切，似乎抵不住這嚴厲的風霜；看到這裏，不禁而發起了一點可恨的怨事：

可恨！可恨！可恨的中國教育不良，文化陳腐，知識蔽塞，並且還有農村的破產，……種種的落伍，不可細細的述說。

更有那可恨的軍閥，官僚，劣紳，土豪們，為自己的勢力，誤國家的生死關頭，為自己的爵位，剝人民的皮，抽人民的筋，不可不痛心了。

又有那夢遺的貴族，為着他遊牧的生活，安樂的性情，自由自在，『至荒蕪而移，遇水草而住』所謂『翰墨守舊，不知自新改良。』名目上為五大民族的一份子，實質上不問國是，不聞國事，不可不痛恨了。

雪夜有感

雲亭

寒冷的雪，怒號的風；一陣緊似一陣。蒼茫的大地，改換了銀色的裝飾。街頭乞丐的號寒聲，驚破了我的甜夢；這是什麼聲音？何以這樣淒涼而使人動心！呵！這是乞丐的號寒聲，貧民的哀音！有誰動些惻隱心呢？可憐受道

罪的貧民！有錢的高臥錦被裏濃夢，有兵的甲冑在身，有糧的救國要緊，有勢的管不了這許多閒事情。我想救濟你們；但我也是一個貧民！

風雪中

中先

二二，十一，於一中。

凜冽的北風，吹起了強的沙塵。

片片的雪花，

彌佈着大地，天空。「爺爺！」「奶奶！」

寒風裏頻傳來淒涼的哀音，

是無衣無食的窮人，

泣零！哀懇！

「五魁！」「六連！」

接連呼號於醉仙樓，海天春，

富族的人們，

在風雪中的消遣，應酬，

「爺爺！」「奶奶！」

「五魁！」「六連！」

交相呼應……

除草

鍾世廉

二二，一二，七，於青瑣。

芬芳幽秀的禾田中，

加雜了無數的害草；
他欲！

吸收禾苗的肥料；
剝奪禾苗的勢力；
果然是這樣：

吸收禾苗的肥料，
剝奪禾苗的勢力，
他只有日日昇長；

幽秀的禾苗，
壓伏在他的足根下了，
只苦喪着臉兒承受罷了。

◎ ◎ ◎ ◎

那些農人們，
果料到他，
如此這般的幹，
在他未得勢幼小的時候，
拿上了農器，
到田裏去除他們了；
過了幾日，
害草除得乾乾淨淨了。

農人們啊！
請努力吧！
再除去人間的害草啊！
這事你能辦麼？
不要怕！

我來作後盾呢！

天國

雪

何春士

一陣慘悽的烏雲，把蔚藍的天空掩去了，一時大雪紛
紛，遍地皆白，這時，看天上，好像天上梨花落，看地上
，好像地上鋪銀花，梨花，你怎麼不香？銀花，你怎麼不
能救貧呢？

哄娃娃

崔養源

十一小校，高一，十六歲。
娃娃你笑，我給你給個饅頭。娃娃你哭，我給你買
個老豬，娃娃乖乖兒，我給你給個車車兒。娃娃悄
，我給你給個刀刀兒。

你看

十一小校高一十三歲
戴傑

你看那！
那裏來了一隻虎，
你們大家不要堵！

你看那！
那裏來了一隻狼，
你們大家不要忙！

你看那！
那裏來了一隻兔，
你們大家快捉着！

十一小校高一十三歲